

《傳説我城》的前世今生——從故事坊到故事書

文：戴秀慧
在楓葉國說開了英語，重新認識了廣東話的綠海龜（歸）。愛環境，也愛群眾。

電影《月滿軒尼詩》用一條大街分開男女主角，車水馬龍，橫渡不易。在現實裡，灣仔告士打道的十四條行車線，不單華麗麗的將灣仔割裂，也象徵性的將香港社會一分為二，並分了軒輊。臨海那邊有思想、有文化、有紀律、有制動權、有閒情（錢）；另外一邊則是雜亂的、貼近身體需要的，座落著住宅、紅燈區、小酒店、街市、麻雀館和小店舖。連接著兩邊的，只有架空天橋，沒有便利的地面過路設施。走過去了，也是被二元配對包圍，創作人／受眾、司法／市民、主動／消費（被動），在維持社會既有的秩序。「傳説我城」故事坊在香港藝術中心開鑼，是不依從這些次序的一個例外。

沒有細節便沒有回憶

故事坊由二零一零年六月起，每月一次在藝術中心的二樓平台舉行。簡單的椅檯和「傳説我城」字樣，設定了一個沒有屏障的空間，由故事人雄仔叔叔（阮志雄）帶頭說故事作引子，招徠想聽故事——說故事的人。那兒沒有表述者／聆聽者的硬性分野，誰來了都可以說也可以聽。雄仔叔叔是輔引（facilitator），為故事坊打造了一個溫暖的地方，讓大家將心裡的故事，更容易說出來。雄仔叔叔過去十多年一直在學校間遊走，為小朋友講古也誘導他們講

古。用他自己的故事來說：「我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栽種——我種古仔。」今次，他走到了大人中間，撒了一大把種籽。

年半以來，雄仔叔叔一直義務幫忙，故事坊在灣仔的最後一夜，鬧哄哄的來了一班舊雨新知。

那夜留下的，包括一名小女孩在當年的龍華酒店，與同是落單的孔雀姐姐相聚了一個下午的故事。講故事的是米蘭。當年不少電影都在這兒取景，以支撐主角的故事。那些場景不一定有細節，或者一般市民經驗的細節。沒有細節便沒有回憶，米蘭和其他坊眾一樣，為我們作了填充，讓我們可以想像和感覺那兒從前的模樣，知道這城市在發展中遺失了些甚麼，或有甚麼對照。

那夜結束前，故事坊有兩個公告：1. 有年青坊眾在此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接力將故事坊移師較近群眾的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每月開古，長講長有；2. 過去年多來的故事會被譯寫下來，部份收錄於與故事坊同名的書內。這書更同時公開徵稿，以收集更多我城傳説。

這城不是兩點一線

「傳説我城」故事坊除少部份人會天馬行空的創作外，大部份人都是在敘述自己的一小段歷史，所以記錄下來便至為重要。套用北京五道口一間理髮小店的名字——「沒記錄便沒髮（發）生過」。小市民的故事，大部份都不被當政者納入史內，或被隨意選取／扭曲，以迎合權貴要投射的影像與文本。還記得牛頭角下邨嗎？在下邨被拆之前，房署舉辦了一個叫「光影樓情」的攝影展，海報以一個上了年紀的男子在百無聊賴的扇涼作前景；相片給褪了地，放在幾幢歪歪舊舊的公屋的背景上。日暮西沉，與社會脫節的調子，似要將房署拆遷牛下的定案合理化，但攝影師在相展所展示的卻完全不是那回事。當然，更貼近事實的，是居民不用透過任何傳譯和中介，自己來說自己的故事，不被「代表」。

過去半年，回應《傳説我城》徵稿的故事陸續飄來，一點一點的照亮了我城不同的角落，重演每個故事的專屬經歷。翻閱這些故事，如同在城裡遊走，機緣巧合的碰上那些故事中人：

在長洲，我們可以碰上不怕颱風溫黛正面襲港，蹲在碼頭看打撈浮屍的反斗三姊妹；帶著竹絲雞在山頂蹣跚的愛爾蘭人，和他那為該島夯石頭建屋築牆的丈人；思想和模樣一樣出眾的女子，在自己創辦的漢川小學裡，誘導著一班小毛頭……

筲箕灣那兒，有一覺醒來接受不了聖十字村已面目全非的小孩；正在撥開長草尋找金絲貓的小男生；有在中秋圍著餅家門口的機動紙偶小舞台，觀賞《三英戰呂布》的望隆街坊眾……

在荔灣可以找著，那個聽得明白動物園內的猛獸，在夜裡喊著好迫好悶的小人兒；羨慕媽媽看過梅姐在碧麗殿表演的女生；那個撫摸大象「天奴」的印裔少年；他最愛荔園裡的「鬼屋」，也是重慶大廈的玩樂隊長……

舊公屋裡住了一些獨居老人。那邊廂一位老人家正在以茶果招呼著忘了門鑰的小鄰居；另一邊廂的那位辭世了，常來探望她的年青義工正在整理她的遺物；於房署總部的平台，八十歲的婆婆為爭取原區安置，振臂一呼，引發了一場社會運動……



傳說我城
OUR CITY • OUR LEGENDS

大澳水鄉的海堤上曾有一排寮屋，中央那間住著一個小女孩，每天到南涌打水。很多年後，她努力讓水鄉還是水鄉，不是陳設；元朗八鄉的阡陌上，滿是單車來回行走的札札聲。逢星期六早課後，一名初中生邊用車尾載著爸爸回家，邊聽著爸爸評論新聞。去年，不再年青的她騎著單車，在村落間穿梭呼喚老鄉齊心將鄉土留著……

沒有人能知道誰會說些甚麼，來稿中有些在互相呼應，有些則是彼此的對照。在故事中兜兜轉轉，我們聽到的不是單管道的聲音，看到的不是單一面向。

尋問、回憶、記錄、講古

詩人北島說他在寫《城門開》時，也不在刻意的寫城市，但城市與人事是不可分開的，所有大小事都在折射著城市的變遷。¹《傳說我城》也是一樣。飄來的故事有的細緻描繪城市，但也有只寫人和事，卻都透露了這城當年的輪廓。當然，過去的和消失了的，在回憶裡重構也只是想像也不完全，但至少我們在試圖記起，以經歷為據，將這城市的前世今生拼湊回來。宮崎駿在《千與千尋》裡，荻野千尋被拜金和奴役人的黑店主人奪了名字，矮化為小千。白龍負傷逃走時拋下了一句話，著她不要忘記自己的名字，不然便不能回到自己所屬的世界。那世界包括她的自由、她的摯愛、她的身份。

Jane Jacobs 的《Dark Age Ahead》提醒我們——社會在敗壞，不利記憶存留，時間久了，丟失了的會被徹底忘掉，不能復尋，甚至連忘了甚麼也不知道，最後集體失憶。²幸而千尋沒有怠慢。

回憶是會被牽動的。「傳說我城」故事坊裡，很多時一個故事會讓聆聽者思潮起伏，回憶泉湧，和述說那些回憶的衝動。《傳說我城》一書將百多個不同背景的人「聚集」講古，也只是個牽引，讓更多人在聆聽之餘，也開始尋問、回憶、記錄、講古。

註：

¹林思浩：〈我的記憶之城——北島訪談〉，《南方周末》，2010年10月7日

²Jane Jacobs: *Dark Age Ahead*, Vintage Canada, 2005

部分照片由蔡旭威、陳達義提供。

新書《傳說我城》今年6月由MCCM Creations出版，於The Bookshop有售。

The Bookshop

位於香港藝術中心地下，中英文書並重，種類包括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攝影、建築、插畫、詩歌和兒童書，還有談書的書，還定期舉辦藝術文化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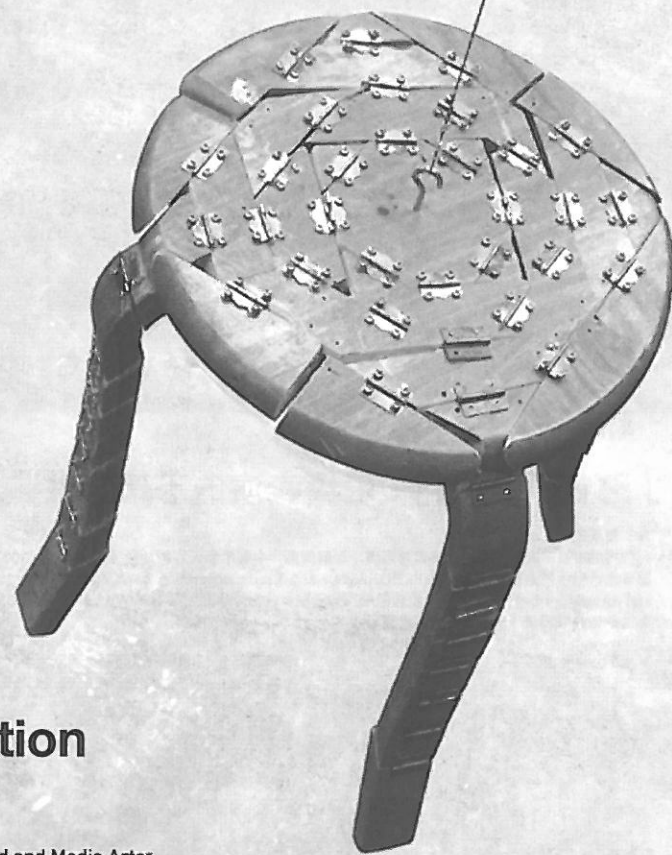
網誌：mccmbookshop.wordpress.com

A division of Hong Kong Arts Centre
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

Hong Kong Art School

香港藝術學院

We are the **Alternative**
and the **Authentic**



Now Open for Application

現正接受入學申請

Bachelor of Arts (Fine Art)*
藝術文學士

Bachelor of Arts in Applied and Media Arts*
應用及媒體藝術文學士

Higher Diploma in Fine Art
藝術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Applied and Media Arts
應用及媒體藝術高級文憑

* Programmes of Bachelor Degree Level or above are offered with local & overseas collaborative institutions
學士程度以上課程由學院與本地及海外院校合辦

30
sat
Jun

Programme Seminars on Higher Diploma in Fine Art and Higher Diploma in Applied and Media Arts

will be held at Hong Kogn Art School Pao Haung Sue Ing Campus, Shau Kei Wan, Hong Kong.

藝術高級文憑及應用及媒體藝術高級文憑課程講座將於筲箕灣香港藝術學院包黃秀英校舍舉行。

Online reservation and programme details 網上登記留座及課程資料：www.hkas.edu.hk/enrolment

T: 2922 2822 E: enroledu@hkac.org.hk
W: www.hkas.edu.hk

HONG KONG ARTS CENTRE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藝術學院
HONG KONG ART SCHOOL
A Division of Hong Kong Arts Centre